

双环亭的早晨

肖复兴

这一天,起个大早到天坛,图这时候凉快;也图天坛里树多,空气清新。走到双环亭,没有想到,这里密密麻麻坐了那么多的人,敢情比我起得更早的人多的是。

见一位光头壮汉,站在连接双环亭和双方亭之间的曲廊中间,正在白呼,嗓门儿很亮,正宗的老北京天桥味儿,跟说评书似的,抑扬顿挫,有声有色。两边长椅上坐了十来个人,津津有味地听他的白呼。我拣了旁边的空椅子,坐下来,也很有趣地听他白呼。他正在讲前些年他母亲去世的事情。“父亲去世得早,母亲一直跟着他家老疙瘩,这么多年,都是老儿子和儿媳伺候。他们两口对母亲非常好,母亲爱吃饺子,上岁数之后,牙口和胃口都不行了,一顿吃不了几个饺子,儿媳就把饺子包得特别小,小得像小孩过家家玩具里的小饺子,再捏上花边,图个好看,为的是让母亲多吃几个。”他说的这个玲珑剔透的小饺子,小得像过家家的玩具,尤其这个“过家家”,比喻新鲜。这人的口才不错。

“母亲去世的头一天晚上,找好一套干净的衣服,自己进卫生间洗完澡,换上了衣裳,一声不吭地回到自己的房间睡觉去了。第二天早晨,半天不见母亲起来,小儿子推门进房间叫母亲吃早饭,一看,母亲已经走了,就像睡着了一样,挺安静地躺在床上。”

“我弟弟打电话,先把我叫来,一见我就哭。我对他说:你哭什么呀?你看咱妈一点儿罪没受,这么大岁数了,就跟知道自己要走了似的,洗得干干净净的,连衣服都换好了,一点儿累赘都没给儿女留下,不跟成了精似的,这得是多大的福分!”

他的话,让我的心头一动。按照我国传统讲究的五福,即寿、富、康、德和善终,善终真的是难得的福分。当然,老人的善终,也得有孩子的善待才是。他的话,他弟弟的哭,他母亲的故去,都让我感动。

“我哥和我嫂子也来了,帮助一起料理后事。后事料理完了之后,我嫂子悄悄问我:咱妈有退休金,一辈子了,怎么一点儿存款都没有呢?”

他拔出萝卜带出泥,扯出了他的哥哥和嫂子。一听说有关老太太的钱,旁边的人都睁大了眼睛,很有兴趣地听他接着白呼。很多人家,都是因为老人的遗产,存款呀房子呀,几个孩子打成热窑,甚至反目成仇。我也想听听他们家到底会怎么样。

“我对我嫂子说:咱妈欠的债,用你们帮助还过一分钱吗?一句话,把她说愣了。咱们谁也别惦记着咱妈的钱和房子。老疙瘩两口子早下岗,没了事由儿,咱妈这些年一直都是跟着老疙瘩一家子过的,谁都看见了,都是老疙瘩和



夕陽

齐铁偕 诗书画

夕陽慢慢沉入群山,融成蜜般的金黄色。夜风舔舐着峰峦的曲线,群星迸溅成归鸟的翅膀。

弟妹伺候,咱们谁也没怎么管过咱妈和老疙瘩两口子。这钱和房子,都得留给老疙瘩和咱弟弟。”

他的这一番话,周围的人听了,都不住啧啧有声地赞叹。这样的声音和表情,簇拥着他,让他很受用。他接着说:“我说完这番话,我嫂子不言声了,我哥一直站在一边,屁都不放一个。”

有人悄悄垫话:你哥就是个气管炎(妻管严)!

他接着得意地说:“我当过兵,说话直,炮筒子,直来直去,家里人都知道!我哥和我嫂子虽然工作一般,但总是每个月都能正点拿工资吧?”

有人接着垫话:家里得有你这么个敢说话的人!

有人问了句:“你姐姐呢?”一听,就知道是熟人,不是街坊,就是同事,要不就是常来天坛遛早认识的。

“我姐是个工程师,是我家里唯一上过大学的人,有钱,就是抠

门,不占别人的便宜,但也别想从她兜里掏出一分钱来给别人。”

“那你姐夫呢?”有人问。他撇撇嘴,没答话。

人群中发出唏嘘。

这一家子,算是弄清楚了,四个孩子:一个姐姐,一个哥哥,一个弟弟,他行老三,属龙的,1952年出生。四个孩子,四种性情,四种人生轨迹。

“我们家里女的活的年头都长,男的不行,我爸死得早,我妈死得就晚。现在,我姐都八十五了,身子骨还筋道得很呢!”说着,他弯腰从长椅上拿起他的水杯,对大家说:“我姐招呼我待会儿到她家一趟,说我姐夫身体不行了,最近病了,趴窝呢。我姐夫爱吃炒肝,我去沙子口缘起记买碗炒肝,买一两包子,给他带去,我姐家住李村,离着近!”

他拱拱手,和大家告辞。

不一会儿,大家都散去。日头高照,天又热起来了。

车行至小城里巴里坤的时候,傍晚的天光正好。

打烊前的羊肉汤

云想霓裳

天山横在眼波里,不见雪白,青黛的山色属于夏季限定之美。风吹过山下的草原,草发出细细的叫喊声,裹挟着羊儿身上暖暖的奶膻味儿扑面而来,将舟车劳顿了一天的肠胃唤醒。我的食欲还停留在家乡,新疆的白昼太长,长得超出了我的耐心,幸好有美食,抚慰了我的饭点儿焦虑。

巴里坤的天山脚下有全疆最美味的羊肉汤。幽暗的苍蝇馆,泛黄的搪瓷缸,掌勺的师傅从汤锅捞起一层细白泡沫,轻轻一甩,泡沫化回汤心里,又白了半度。汤端上来的时,碗很烫,瓷沿上凝着一圈薄薄的酥皮,汤色不是奶白的“猛火乳”,也非“清汤挂月”般鲜亮,而是天将暗未暗那一寸琥珀光,呈现出来原生的油润和安稳。葱花浮着,胡椒沉着,肉片托举着几天前刚采的野蘑菇,老板家小伙说,新鲜的野蘑菇干下入羊肉汤中是最是美味。

时间已经不早了,只是天还很亮。店里的客人陆陆续续地结账离开,我在角落坐着,味蕾高潮后的贤者时刻,一碗好汤不需要多话,慢慢喝就是敬意。“要不要再加一点汤?马上打烊啦。”我微笑着摇了摇头,小伙眼睛里有健康的清澈。我喝尽碗里最后一口汤,舌根泛起淡淡的麻,那是胡椒的余韵,也是一个人的声音,在很远的地方回响:别把时间花在难吃的东西上。可是“好吃”并不只落在味觉上,还落在无数具体的人事里:择菜的手、观火的

编者按:今年10月1日国庆节是新中国成立76周年的纪念日。这组“我和我的祖国”讲述了普通人与国家紧密相连的小故事小场景,映射出普通人与国家休戚与共、同心同德。

又到国庆,要写这么一篇“我和我的祖国”,不禁想起月初在北京亲历阅兵时的激动。

2025年9月2日破晓时分,我将那枚为表彰祖父冯玉祥将军抗日功绩而颁授的“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的纪念章,郑重地收进贴身行囊,自上海启程北上,奔赴一场镌刻着民族记忆的盛会,赴约一场跨越80载的时空致敬。这份洋溢着“1945—2025”字样的请柬,金底红字的扉页上,“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大会”的字样庄重醒目,明确着2025年9月3日上午9时天安门广场的邀约。于我而言,这张请柬不止是一份出席纪念大会的邀请:它是对祖父冯玉祥将军抗战功勋的高度认可,是对千千万万倒在烽火中的抗战先烈的深切追思,更是对历经八十载岁月洗礼

眼、清洗骨头时反复的流水声,落在“今天的羊是今天的草喂出来的”这句诚实里。我们以为自己

在品味一碗汤,其实是在享用许多人的时间,享用土地的恩赐,享用食物链上生灵献出的温柔。我是那一天羊汤馆的最后一个客人,我离开,老板也打烊了,闸门拉上的声音响彻了夜,卷起了最后一阵风。巴里坤的夏夜是微凉的,我紧了紧身上的披肩,那布料暖糯地呵护住我的脖颈,它不是“神兽”的禁纱,不是传说里不该再有的血色之绒;它是正当的、可以安心拥抱的温度。人间万事不必弄得复杂,简单吃,好好睡,认真玩,成年人有成年人的童话。

此刻的风还在天山山走,明天的羊还会吃草,后天的汤依然滚烫。小店有小店的打烊,时代有时代的打烊,而胃口从不打烊,记忆也不。

今年3月,我见97岁的李致先生通过微信上传了他的长文。我与他语音时赞他不服老。没想到,他说要送本《四爸巴金》给我……

李致是巴金的大哥李尧枚之子。尧枚早逝,全家靠三爸尧林教书寄钱维持生计。1942年,“文革”中被迫反派弄丢了50余封巴金给李致的信。改革开放初期,巴老得知李致出任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他叮咛道:“你决定不做‘出版商’,很好!但要小心,不能做‘出版官’啊!”李致记住了忠告,坚持出读者爱读的书。被鲁迅称为“中国第

一介书生

陆正伟

多了几分鲜活温度。8时45分,一阵激昂而深沉的旋律骤然响起——联合军乐团奏响了《松花江上》《在太行山上》《保卫黄河》等经典抗战曲目。熟悉的旋律穿透空气,那些歌词里的苦难与抗争、呐喊与坚守,瞬间将人拉回那个民族未来的期盼。这场阅兵,无疑是对祖父和所有抗战先辈的深情告慰——他们曾用生命守护的山河,如今国泰民安;他们毕生追求的民族独立与国家富强,早已从梦想变为现实。

阅兵仪式缓缓落下帷幕,但激荡在心中的情绪久久未能平息。离场时,我再次抚摸胸前的纪念章,祖父“只求为民,只求为国”的教诲在耳畔回响——一枚勋章的温度,早已化作前行的力量。

“学运”,先后加入了中共地下党。那时,李致刚满十七岁。解放前夕,马识途与李致是师生关系。身份公开后,才知道同是党的地下工作者。

巴金四十多年中给李致的书信有300余封。令人感到痛心的是,“文革”中被迫反派弄丢了50余封巴金给李致的信。改革开放初期,巴老得知李致出任四川人民出版社总编,他叮咛道:“你决定不做‘出版商’,很好!但要小心,不能做‘出版官’啊!”李致记住了忠告,坚持出读者爱读的书。被鲁迅称为“中国第

一抒情诗人”的冯至对出版他的诗选,满意地说:“四川人民出版社是出版家,不是出版商,也不是出版官。”

巴老把他的“近作”和《随想录》等都交给李致出版,但有约在先,稿酬直接汇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筹)。一次,他听说《巴金文选》(十卷本)的稿费迟迟没到账,巴老给李致连写八封信谈及此事。最后两封李致收到时,已调省委宣传部任副部长了,但他们盯住此事不放。

1989年4月17日,华东医院北楼会议室举行了现代文学馆向右上韶夫人的捐赠颁发证书仪式。巴老、小林及杨犁馆长出席。还有戴眼镜的一位是初见,交流过后方知他是李致,给我留下了一介书生的印象。李致读中学时,在成都等地发表了近百篇文章,怕暴露身份才歌笔。进入晚境,他想重温旧梦,巴老建议他六十岁后再写。李致上任省文联主席后,笔耕勤奋,从送我的《往事》《回顾》《昔日》《终于盼到这一天》《四爸巴金》等作品就可见一斑。

巴老在李致提及时的四句话:“读书的时候用功读书,玩耍的时候要放心玩耍。说话要说真话,做人得做好人。”李致把它看作是人生路上的“压舱石”,历经百年风云变幻,洗尽铅华,但保持一介书生的定力不改。

十日谈

我和我的祖国 责编:沈琦华

我和我的祖国,只要凝视祖国的版图,就能听见祖国的心跳。

